

十字镐

(小说)

□响雷

新锐出发



响雷，1981年生，现居江苏如皋。中短篇小说散见于《十月》《雨花》《湖南文学》《安徽文学》《鹿鸣》等刊物，曾获南通廉政文学创作大赛小说组一等奖、第五届如皋市文学艺术奖。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

陈二侯偷偷抬眼一扫，瞅哪儿都是人，有些怕。他不是怕谁，是怕人多，人一多，浑身如蚁咬，感觉每一双眼睛都在盯着自己。他父在世时就给他下了定论，二侯这伢儿不经大世面。

这是陈二侯头一回踏进营地。说是营地，其实是一方残破的老院子，保长家的旧宅，临时征用了。新四军路过陈渡地界，悄悄和保长打招呼。保长欣然应允，说新四军来打鬼子，我们出人出力不容辞，还使唤人来收拾一番，添置了几张方桌条凳。当然这些都是趁夜黑办的，保长做事谨小慎微。院子方方正正，老了，显破落相。院墙里一字横着六间小瓦屋子，瓦隙里窜出一秆秆干枯的毛蒿草，迎风肃立，像放哨的小兵站得笔挺。堂屋门前，一条直通院门的青砖小道，让青苔盘踞着。小道旁尽是野草，高矮不一，品种繁多。进了人，有了人气，院子便不荒了。无数的鞋底把青苔碾滑了，把潮湿的泥土踏得出水。春风吹又生的野草才冒出三寸长的嫩头，又嵌回土中去。

陈二侯夹在队伍中间，半步半步地往前挪。队伍里一拨招来的七八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大小伙，虽有些个面露菜色，精神头儿却是有的，除了陈二侯。陈二侯个子高，漫出其他人大半头，尤其是他前面石墩似的福林，身后瘦虾似的春山，更显出他的突兀来。他向来不喜欢这种出头鸟的感觉，甚至埋怨自己痴长高个，所以一贯地弯着腰、耷着头，尽量与众人保持高度一致。他不敢看人，盯着睡了一地的青草，在草隙里寻见蚂蚁、蝴蝶，还有蜗牛。

兵源缺归缺，当兵也不是想当然能当的，歪瓜裂枣要不得。一张松木八仙桌后面坐着两个老兵，一个负责登记，另一个目光扫来扫去，问几个问题，捡西瓜似的，挨个儿挑过去。很快就轮到陈二侯了。陈二侯听见老兵问前面的福林，你为什么要当兵？福林粗声说，替我父报仇。老兵手一招，福林就轻易地过了关，站到里面去了。福林他父是够倒霉的，让二鬼子一枪托子顶了心窝儿，没了。

陈二侯朝前紧赶一步，衣下摆蹭在八仙桌上。老兵瞅两眼，笑说，你是来当兵的，还是俘

很快地，把这个称谓扩散到他们所在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一营三连，乃至更大范围。

二

陈二侯走哪儿都背着十字镐。十字镐是他的命根子，队伍里都知道，那是他父留下来的传家宝。有的兵在一起开玩笑，说谁家没个一两样传家宝，连呆侯家都有把十字镐。

陈二侯是祖传的佃户，他父临走前把他叫到床边说，二侯，这兵荒马乱的，我们种田人家，没什么家私，我能留给你的就剩这把镐了。他父走了后，陈二侯就把十字镐供在木柜上他父的牌位前，用的时候取下来，不用的时候把镐头子擦得寒光闪闪的，跟他父一起享用香火。保长劝他去当兵，呆侯，你不去当兵真是亏了。陈二侯一脸茫然。保长说，你家那点地上长的狗虱子，交了租不够你一人吃的，凭你这块头，一身力气，当兵顶好，包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陈二侯说，我不能去，我父给我留了这把镐，我得用它来种田，好好种，出息了，买块自家的地。保长把他头摁下来，呆侯，我跟你说，当了兵能挣钱，能当官，将来光宗耀祖。陈二侯还是一脸茫然。保长说，呆侯，几时吃过肉？陈二侯说，肉味儿都不记得了。保长轻声说，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万不可说出去，当了兵有肉吃，还能挣钱讨媳妇，他才不来哩。站在老兵身后的连长开了口，要是打了胜仗，地方上来慰问，吃肉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陈二侯嘿嘿地笑，要不，我当哩，我要打胜仗。两个老兵直噘嘴，转头看连长。连长点了点头，身大力不亏，先收了。一个老兵突然注意到他手里的物件，你提着十字镐来干嘛？打仗不是垦田种地。陈二侯把镐别到屁股后面说，我父留下的，可不能丢了。老兵打量他，你们这里的人真有意思，一口一个父的，都是文化人？陈二侯问，什么是文化人？老兵哭笑不得。春山把他扯到一边，替他说，他是种田的汉子，我们陈渡这一带有文化没文化的，都管老子叫父。老兵又问，姓名？春山又抢嘴说，他大名陈二侯，我们都叫他呆侯。

“陈二侯”三个字就落到了花名册上。那是一九四一年的春天，从那时起，几乎没有记得他的名字了。同乡的战友沿用了对他一贯的称呼——呆侯，陈二侯从不敢还

手，虽然力气比他大，扔泥块比他还远，种着人家的地呢，还了手饭碗没了，这划不来。

进了部队是个兵，得学枪，连长首先甩给陈二侯的是一挺机枪。原来的一个机枪手在战斗中牺牲了，虽然有人顶着，连长不中意，他一直在物色更合适的人选，直到陈二侯那天站在八仙桌前。连长说，试试这个。陈二侯托着机枪，掂量掂量，够沉的，不过在他手上和一把镐没太大分别，舞起来都是轻飘飘的。连长点点头，这可是全连队看家的玩意儿，练成了，你就是机枪手。连长看中他身块大，这重家伙得有力气的人才吃得开。陈二侯说，没拿镐了，我的镐怎么办？连长皱起眉，先搁着，没人要你的。陈二侯说，搁久了会锈。连长声音发了粗，我天天给它上油行不？陈二侯听了不对味儿，龇牙说，那哪成，给我找根绳子吧，我捆到背上得了。连长好耐性，真给他找了根长条带子。就这样，陈二侯把自己和十字镐五花大绑了，背上像驮个龟壳子一样，只有晚上睡觉时取下来，夜里翻身跷跷腿。

陈二侯的机枪练了三天，没有起色。上弹，瞄准，假装射击，到他手上都走了形，怎么看怎么别扭。练习不能真射，要真一梭子打出去，鬼子招惹了来，好好的临时营地弄不好连锅端了。再者，子弹金贵着呢，就算上了战场也是限量供应，怎么可能给新兵糟蹋。陈二侯一遍又一遍地演练，嘴里“嘚嘚嘚”扫得口水四溅，投入得很。指导员老严只瞟了一眼，说，呆侯倒是肯吃苦，可惜不是这块料。连长靠在墙根上嚼着嫩草叶，叹口气说，金漆的粪桶，老子算是看走了眼，练枪就不说了，叫他立正跑步抬头挺胸，他们赵班长强调了不下三百遍，你瞅瞅，还是这怂样。老严笑笑，把他换下来，打仗先打火力点，呆侯这傻愣相上去做机枪手，鬼子没打着一个反倒成了靶子，白白丢了命。老严说的是实话，连长也觉得在谱上，烂命也是命，不能白送了给鬼子。于是，连长又撂给陈二侯一把三八大盖，把机枪换了下来。陈二侯端在手里，斜一只眼瞄着，嘿嘿地笑，这玩意儿简单，动动手指就成了。同来的七八人，早把三八大盖摸得透熟了，争着去抢机枪。机枪就让福林端走了。一行人里头，相比起来，福林这墩子，还算壮实。

(节选自小说《十字镐》)

流萤虽小可作繁星

(创作谈)

□响雷

2016年的冬天，我从《如皋日报》(2016年12月23日)的副刊上读到本土作家石太原先生的一篇文章，《于无声处听惊雷——记抗战英雄如皋“呆子”陈福田》，那天早晨的阳光落在铅字上，格外耀眼，陈福田这个名字便在那时随着阳光照进我心。

陈福田(1920—1944)是如皋人，1942年参加新四军。1944年3月，陈福田在车桥战役中凭借随身的十字镐飞身上碉堡一战成名，新四军一师授予他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44年6月23日，七团在如皋(东)耙齿凌地区与日军狭路相逢，陈福田在肉搏战中刺死3名日军后壮烈牺牲。陈福田是实实在在这个世界活过的，若是活到今天也

语中说：“这个小说讲述了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这个叫陈二侯的小人物，背着他家祖传的那把十字镐，糊里糊涂地走进了抗日队伍，他确乎有点愚笨，有点小农意识，然而，读完小说后，你就会发现，他，不渺小。这让我想起美国犹太裔作家艾萨克·辛格，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一次答记者问说过的一番话。记者问他，如何解释你所创作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很多都是小人物，辛格回答说：在犹太居住区中很少有什么英雄人物——很少见到武士、伯爵和决斗者，诸如此类的形象。我的主人公们虽然不是那种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巨大作用意义上的大人物，但还算不上渺小。”

陈二侯这个小人物，就在那片他所熟悉的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想

法做事，按照自己的逻辑成长，成长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像他的那把十字镐一样，木制的柄铁打的头，土里土气却坚韧顽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小人物身后，是一片红色沃土。在这片土地上，红十四军从这里诞生，苏中七战七捷在这里奏凯。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这片热土浸润着数以万计的革命烈士的鲜血，像陈二侯这样的人物太多太多，而有名有姓载入史册的实在太少太少。他们用鲜血和汗水谱写的辉煌革命史，成为鼓舞和激励一代代如皋儿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锐意进取、奋勇前行的精神砥柱。

英雄太远，如繁星在天。身边的小人物常如流萤，纵使光芒微弱，却也不算渺小。



江海新韵

奇迹就在我们身边

(手工诗坊同题诗)

□刘年

用来生火的玉米秸秆，
经黄牛细细的咀嚼后
竟然变成了鲜美的牛肉

辣条，
五毛钱一袋的垃圾食品
被阿依吃进去后
吐出来的，
却是一支
动人的哈萨克民谣

多年以后，
子弹变成金龟子，
从土壤里钻出来
金属的光泽还在
速度却慢了许多

□杨晓婷
可以在胸腔中日夜打铁
让那些闪现的火花
在白纸上，突然长出
敏感的触角
和纤细的肢体
可以让它们浩浩荡荡
成为你一个人的军队
但是不能太满
也不能太亮
奇迹会让你
透过一只酒杯
看到

一轮圆月在无声地决堤
□周惠业
远方的风景
从来都是一个个邀请。
雪花正从北方赶来
越来越多的叶子，
在风里凌乱。
时光柔软缓慢
炉火越来越旺
像柔软的翅膀，
在你我之间
空气一样弥漫开来。
太阳一点点地升起
温暖正在途中
在音乐中散步的人
像彼此之间，
未曾说出的花朵。

□樵夫
山谷很热，渴望风
一些灌木
被另一些灌木遮蔽
没有通道能传递消息
放牧的孩子，
吹起口哨
羊群往山谷的深处，
又隐没一层
口哨的尾音击中树
蝴蝶正制造出
透明的波浪
一波，又一波，
抵达左岸
哨音落下，
像雨点轻轻拍打我
很多尾音潜入波浪
去迎合翅膀的效应

□任聪颖
很显然我不会飞，
不会在时空的平行线间
自如横穿。
这让我无法分身。
逆行或超速，更不可能
后悔的事

不可以重来。奇迹
这硕大的宝石蓝的花朵
从未在我的花园里盛开
“我的花园”，
只是我为它的命名

是对一小块土地的昵称
事实上

我从没有种过“奇迹”
我的种种过往一再证明
“奇迹总在身边发生”

是个伪命题
不然，我真真切切的思念
连成线的泪水

怎么没能把逝去的母亲
网进怀里

□徐玉娟

千米之外
一片海水正慢慢隐退
一簇微微的蛎岈山
就像新生的婴儿
再一次诞生。

多么神奇
我站在伸入大海的龙桥上
似乎被它们一分为二
一些，成为丰满的时光

生活的悲伤
给了我血和肉，一些
成为我中年的骨骼
被命运的海水

缓缓托出水面。